

精彩书摘



成功人士都喜欢修改自己的历史，把自己成名之前的各种经历一一加以修改和润色，使之符合一个大人物的道德标准：青春和革命，战斗加爱情。

莫言没有这样，他仍然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小时候的糗事，说自己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这种理想，现在看来比较“低级”，在当时那个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的年代，却无疑已经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想象力了。

一个安分守己的、对自己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逆来顺受的普通青年农民，谁会像他这么狂妄呢？

莫言从自身真实的“饥饿”感受出发，他的理想是明确的、直截了当的。他这样想，也这样说，而很多作家这样想，非不这样说。他们明明是肉体饥饿，却装模作样地说是精神苦闷。他们明明连自己都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却要终极关怀，要底层关怀，去指导别人的生存。在这点上，一直努力校正自己生存轨迹的莫言，显得有些另类，也不够“知识分子”。

源于身边的写作

从 1984 年秋天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到 1987 年秋

莫言的感官世界

推荐理由：本书是中国当前唯一一部关于莫言的评传，且经莫言本人校订，图文并茂。全方位解读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人生与作品，揭示莫言成长与写作的秘密，既是和作家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专著。

天，莫言在这三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开掘身体里的故乡深井源泉，到打通了泉眼喷涌而出，他体验了从苦恼写作到幸福写作的过程。这段时间，莫言异化成了一台写作的机器，没完没了地写作，一有空就写作，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撩拨他敏感的神经。

在那几年里，莫言每年假期，都要返回老家，跟家人一起生活。在这种状况下，他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农民了，至少，他是生活在真真正正的农民中间，那些跟农民有关的事情，他都能真切地体会到。莫言在老家找不到一个有炉子的房间，高密的冬天寒冷彻骨。他只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套着手套写作。拼命地写，手不听使唤了，字歪歪扭扭了，这阻挡不了他写作的激情。

莫言说过，那种冰冷，让他感到自己像是透明了一样。

写作《欢乐》前，莫言到高密二中“体验”过生活。莫言虽然一直反对体验别人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这在小说大气氛的营造上，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在细节刻画上就会出现一些虚化。莫言在小说里也只能描摹主人公齐文栋的复杂心态，那种极度的贫穷和极度的压抑对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对高考的心理和气氛的具体心态，避而不写。在高考具体而特定的场合下，考生的心态可谓千变万化。莫言曾在散文《陪考一日》里写到陪自己的女儿管笑笑参加高考时复杂微妙而敏感的心态。

童年对莫言的影响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

在莫言出生的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拥有过不幸的童年，可是从这个不幸的摇篮里爬出来变成作家者屈指可数。可见海明威说的是一句废话。

莫言在很多场合里引用过海明威这句废话。他很快就发现这句话里的矛盾，后来在引用时加上了尾

巴：“当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

幸福的童年人人相似，不幸的童年个个不同。

饥饿中的少年莫言，在乡村中探寻食物和想象食物中，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心智。

在这种困苦而自由自在的生长过程中，莫言跟自己生存着的周边世界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大人们都忙着干活，没有人管小孩子。

莫言和其他小孩子一样，被大人遗弃在家里，在村里，就像小猫小狗一样，自己寻找食物，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小时候，莫言“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着那些小东西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脑子里转动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

对于小孩子来说，最简单的世界，都呈现着复杂而危险的面貌。

莫言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在 1958 年，四岁左右时，把一个珍贵无比的热水瓶给打碎了：

我们两个村庄，一个叫大栏村，一个叫平安庄，两个村子是连在一起的。吃饭的时候，要到大栏村那个公共食堂打饭，打开水，提着瓦罐打稀饭。起初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在食堂用餐，后来允许打回家去吃。起初还有干饭，后来只有稀饭了。到了只有稀饭的时候，公共食堂——这所谓的新生事物，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我记得自己提着一个热水瓶，装着一瓶热水，“啪”的掉在地上，热水瓶打碎了。当时的农村家庭，有一只手提的热水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般家里面用的是瓦罐，在外面蒙上一层麦草，垫上一个草袋……打碎一个热水瓶，我吓得就跑掉了，钻在一个草垛里一下午没敢出来。到了晚上，我听见母亲喊着我的乳名叫我，声音很温柔，不像要打我的动静，才从草垛里钻出来，看到母亲正站在星光下喊叫我。

打碎了一个珍贵的热水瓶，这个弥天大祸在后来的莫言嘴里说得

很平淡，实际上，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那种大祸临头的恐惧感，没有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

最小的孩子得到父母最多的溺爱和呵护。最小的孩子通常最胆小，最敏感，最体弱多病。这种体弱多病的特质，常常是一个作家得以成为优秀作家的原因之一。不必举法国现代派大师普鲁斯特，不必举奥地利天才诗人里尔克，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少年莫言同样体弱多病，常常因为生病而一个人待在家里的炕头上，百无聊赖地观察自己周边这个神秘的世界。

少年莫言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通过自己的触觉和味觉，通过立体的感官互动，来观察来体会来理解和认识周边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洪水、堤坝、青蛙和苍蝇构成，在这个世界之外，密布着谎言的蜘蛛网。

他的世界，是一个感官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历史教材里一分为二的世界，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世界，也不仅仅是爱与恨的世界，还有更多更复杂的生活细节。在莫言的村里，人们为了抢修河道以及因为决堤的利益，通常也会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看待问题，而不是那种高屋建瓴、舍己救人的高大全故事。村里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庄稼，就想设法要让河堤决口开在邻村。当然不能扛着铁锹上去挖，那是不行的，那是搞阶级破坏，会引起大冲突，甚至可能会出现械斗。人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在青蛙身上拴上绳子，把青蛙扔到堤坝上冲出来的小豁口上。青蛙为了逃命，跃过豁口，拼命地往上爬，然而它的身后有一根细细的绳子，拽住了它。它拼命地爬，不断地把豁口的泥土扒松，脱落，被细水流冲走。豁口就越冲越大，小水流变成中水流，最后豁然大开，洪水一涌而至，形成巨大的缺口，汹涌而下。在传统的智慧里，这叫嫁祸于人。

真真假假、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故事，在少年莫言的心里成为某种尚待发酵的养分。

这些故事和外部世界给予少年莫言的细微感受，存储在他身体深处，有待发酵，有待蒸馏，在某个适合的时间，由某个人打开上面的盖子。

好书推介

1888 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内创用了“物恋”一词，其中包括的内涵寓意极其广达，耐人寻咂。按照扬之水先生的看法，通俗地说，“物恋”便是对物的关注，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尤其在她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令其扬名的“名物研究”帮助她打开了对“物”的别样视窗，也令她竟可以寻找到一种畅快的叙事语言和方式——精准地透过对“物”的描述，回望历史 and 精神的时空。在这个领域，扬之水将同样擅长“言物”的张爱玲视作偶像，大抵她们都有一双观物的眼和一颗善察的心。不过，两个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爱玲是用“物恋”来“看取人生”，而扬之水自觉是用“物恋”来“打捞历史”——言下之意，应当是觉得张的妙，妙在她善于挖掘出生活寻常物件儿背后的小情趣，有一颗玲珑剔透心；而扬之水的名物研究，则是从那些承载着时间之重的无言器物中，打探出历史和文化的渺渺回音，这靠的是一份沉着的心境，一双善识的慧眼，善于剖析出物与物、物与情以及物与人之间的那份幽暗难辨

从“物恋”中打捞历史

的逻辑关联。尤其是扬之水的名物研究，多半是与各种古物——青铜器、古画、瓷器、家具、装饰品、珠宝、文具等——打交道，要探究出其中的时间秘密，只有屏气静听其侧耳聆听，方可将古人编织其中的关于文化的所有想象力、期待和理解悉数收尽。

扬之水先生的工作极其扎实而细密，观察的视角也别具匠心。比如琴棋书画这样属于古代士人的四大雅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理想和情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朝各代都发展出符合当代标准的制式。对于这四种技艺的掌握不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修养，还一度传至民间，成为大众认可、推崇的精神和文化锻炼形态。扬之水逡巡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从各种文献、史籍、影像资料里确定文字上的载记笔痕，再按图索骥，从浩如烟海的各种藏品的细节处寻找如山铁证，各种器物间的异同均有效地佐证文字中的观点。这不仅需要舟车劳顿，更需要研究者的刻苦和修为，入木三分的观察，



加之颇具厚度的文化功底。

再有想象瑰丽的《诗经》引得各代的画家纷纷力图将诗歌纸本中的“风、雅、颂，赋、比、兴”转换为可视可见的图画绘本。除了读画，扬之水却将其上升至另一重境界，提倡不

仅是要欣赏画家的笔情墨韵，更要捕捉宋人读《诗经》的一种意见——对上古风物人情和典章制度的理解，也包括了场景现象。按照传播学的理论，马和之等画家在读解《诗经》并付诸画笔时，皆会植入他个人的理解和偏好，这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而我们后人再析解他的画时，就需要力透纸背，挖掘出其埋藏在画笔中的各种信息，这又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当然，还是扬之水先生形容得精妙：“我们读马和之诗经图，便可以说是另一种经验的读《诗经》。”此言不禁暗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意境——文化的传承便如一脉相承，任凭时代如何转换，自然有一代一代的人为之倾倒和欣赏，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因此，我极其羡慕扬之水先生的工作，她可以随着时间的漫漫长河溯流而下，掬水捕月，打捞无言的历史，却也从静谧缄默的各种器物里听到了波澜壮阔的惊涛拍岸声！

（潘飞）

更新书架

■《伤心咖啡馆之歌》
作者：[美]卡森·麦卡勒斯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共收录 7 篇麦卡勒斯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杰作。其中最重要的篇目《伤心咖啡馆之歌》讲述了小镇上诡异的爱情故事。小说用一种诡谲、神秘、荒诞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与爱情一样永恒的人类主题——孤独，并且用爱的荒谬来印证孤独的必然。我们既孤独又绝望。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展示爱情、欲望、苦涩的心碎和甜蜜的快乐，探究生活的真正核心。

■《绝地撒哈拉》
作者：金飞豹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著名探险家金飞豹和地质专家费宣用 80 天时间成功完成穿越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沙漠的壮举。全程 6700 公里，穿越 6 个异域国度，用独木舟和骆驼徒步走过蛮荒沙漠，留下 6 万字真情记录和 150 张高清图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撒哈拉。

这不是一本游记，也不是旅游指南，更不是野外生存手册，它是一位探险家对儿时梦想的追寻、对挫折与艰难的态度、对异域文化的体悟。

■《摸着石头过河》
作者：杨石头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有善意的毒辣、柔軟的打击、坚定的支持，是作者用自己的奋斗之路书写的励志之作。从在大街上刷油漆标语，到奥美高层管理，这个顽强的石头将所有的磨难都转化为可以汲取的营养和前进的动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天。

这本书是写给刚刚踏上职场的人群，从心态、头脑、习惯、性格四个方面，教会你如何掌握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职场上走得更稳、更远。只有修炼好初级职场，才能更进一步。